

## 幻海魔鐘系列

# 湖妖

一九五二年 瑞士琉森湖

甘遜夫婦坐在琉森湖畔，看著他們的兒子小莊尼在旅遊巴士上玩耍。

「謝謝你，你給了我一個幸福的家庭。」甘遜在妻子頰上輕吻。

「你現在才懂得說那麼一點點感激老婆的說話，不是來得有點晚嗎？」瑪莉微笑著，任由他的丈夫摟摟抱抱的。她清楚丈夫愛她；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她和他們的家。他是一個好爸爸，好父親，也是一位好司機。

「老婆大人，男人都是這樣的，喜歡把家道的興衰，兒子是否長進，老婆是否賢淑，都統統歸到自己的帳裡去；我既然是男人，所以也不能例外。」甘遜分辯著說。

「那你何來的感動，曉得向我感恩呢？」瑪莉問道。

「老婆，別以為是因為我看著你整天照顧兒子，打理家頭細務，才有感而發。」

「那你何來的良心發現



呢？」瑪莉問。

甘遜正容說：「老婆，是這樣的，我自己有一個看法。我覺得如果能夠承認一個幸福的家是妻子給的，那麼，我就能更進一步的去說服自己，不要那麼沾沾自喜了。」

瑪莉吃了一驚，問道：「你常沾沾自喜的嗎？」

「你那麼好，我又怎能不沾沾自喜呢？」甘遜反問著說。

瑪莉被他逗得笑彎了腰，甜在心裡。

甘遜目光緩緩的掃過湖面，說：「所以我願意謙卑一點，去承認我其實沒有做甚麼。你看，每年到了這個旅遊的旺季，我們這些做司機的，就特別好收入，我所要做的，就是只等，等每年的這個旺季，就可以了。你明白嗎？這是不用特別去幹甚麼的，時候到了就會好起來，但若時候未到無論如何努力收入也不見得會多。我想通了這個之後，便漸漸的了解，其實世上很多的事情也是如此，好像我們的婚姻，在我們認識彼此之前，我們都是沒有把握的，但我們卻毋須特別去做甚麼，好姻緣就臨到了，你說奇妙不奇妙？」

「老公，那當然奇妙，但你想說甚麼呢？」

「我覺得我的運氣太好了，」甘遜說道：「好到一個地步，我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失去這一切。」

「老公，我們何不珍惜現在的良夜美景，別去想那些讓人不安的事？」她提議著，輕聲說：「我知道你人是比較感性，但不吉利的話，沒有人喜歡聽，你懂嗎？反正好的不好的總會來，人生就是如此！」

眼前的琉森湖遠離遊客區，湖水浴在月色底下，寧靜、安詳、與世無爭。

甘遜夫婦和他們的國家一樣，是個幸運兒。瑞士由於多山的特殊地理環境，先後逃過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炮火，哪似得其他國家？要在頹垣敗瓦中胼手胝足的重建他們的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觀光業復甦，來瑞士的遊客愈來愈多，於是甘遜便當上了旅遊巴士的司機。她和瑪莉本來同在一間酒店工作，因婚後瑪莉很快便有了孩子，爲了專心照顧家務，遂由甘遜一人獨力承擔家計。甘遜往往要跟從旅行團到各地觀光，一星期總有三數天待在外頭；他在家時間雖少，銀行裡的存款卻漸多。

所謂「小別勝新婚」，兩夫妻能分開一下，也許不是壞事，於此，甘遜和瑪莉是挺有共識的。而事實上，在他們認識的親朋戚友當中，又以他兩夫婦是最爲恩愛的一對。

這晚，甘遜把遊客送回酒店後，並沒有立刻將空車交還，他直接駛回家中，接了妻兒，一家三口便在公路上兜風。甘遜不能把車子公然開進鬧市，因爲旅遊巴士太大，太惹人注目，萬一被公司的人看見，那就麻煩了。所以他們只能到較偏僻的地方來。

他們最後在琉森湖畔停下，吃瑪莉花了半天時間在家中預先準備好的豐富晚餐。

「小心，別掉進去。」甘遜溫柔的提醒著妻子。他們都不懂得游泳，所以最好和湖水保持距離，否則很容易樂極生悲。他脫下外套，披在她身上；他順勢托起她尖尖的下巴，往她那豐滿的唇吻過去。「老婆，你今晚美極了！」他說。

瑪莉只讓他吻了一下，便把面兒別過去，接著溫柔地回看他一眼，報答他的體貼。

「爸爸，你看！」小莊尼的聲音從旅遊車那邊傳來。

兩人距離旅遊車並不遠，所以當甘遜夫婦循著聲音望過去時，便能很清楚地看到，他們的兒子小莊尼正在坐在駕駛席上，滿臉喜笑的用一雙小手握著駕駛盤，學著大人開車。

「莊尼！不要碰你不該碰的東西，快下來！」瑪莉命令著說。

「我要像爸爸一樣，做個第一流的司機。」小莊尼興奮的說。

瑪莉笑著說：「好孩子，媽媽明白你的心情，到你年紀夠大的時候，你爸爸會教你的。」她轉向丈夫，「親愛的，對嗎？」

甘遜哈哈大笑著說：「小鬼頭，下車來吧，來你父母身邊。」

「不，你現在就教我！」小莊尼說。

甘遜笑著埋怨妻子，說：「看，你把我們的兒子寵壞啦。」

瑪莉回敬丈夫說：「呵呵呵，到底是誰不斷在他耳邊說著那些司機生涯的故事呢？」

甘遜站起身來，把右手伸給妻子，瑪莉伸手與他相握，也站了起來。二人互相拍了拍對方身上的草和泥，便手挽著手的朝著那輛旅遊巴士走過去。當二人從車頭繞過去時，甘遜斜眼看到他兩夫婦的影兒被那對無關的大車頭燈拖拉得長長的投射在湖面上，同時心中升起了難以述說的不安感覺，這時，只聽得「砰」的一聲響，車門已倏地關上了。

瑪莉訝異得張開口來，問道：「你教他的？他幾時學會關車門的？」

「天曉得！」甘遜說：「這鬼靈精，或者他看過我扳那個車門的開關掣。」

「這下好了，我們被兒子關在車外啦。」瑪莉失笑。

「莊尼！打開它，否則我揍你！」甘遜拍著車門說。

「你爸爸是認真的，」瑪莉拍了一下車門說：「我也一樣，聽話吧！除非你以後不想再來玩了！」

「好了，我聽話吧！」小莊尼無奈，嘗試把車門的開關掣反方向扳，扳了一會，說道：「我不夠力。」

「甚麼？」瑪莉咆哮起來，「關門有氣力，開門沒氣力？」

「開門要用非常大的力。」甘遜靠著車頭繞回去，來到駕駛席旁邊，他抬頭敲了敲車窗，扳起臉孔，說道：「莊尼！」莊尼回轉身來，隔著車窗向甘遜揮手。甘遜說：「打開車窗，讓爸爸爬上來。」但見壯尼露出頑皮的神色，嘴巴開開合合的不知在說甚麼，他攤了攤手，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繼而又搖了搖頭，一派甚麼也聽不見的樣子。

「莊尼，打開車窗！」甘遜大聲說：「這輛車最不好就是隔音性能差，爸爸每天坐在你那裡，對此清楚不過。」

莊尼就範了。

這小孩往往懂得在事情進入最後關頭時就範。

他開始用雙手絞動旋把，使車窗緩緩下降。這輛車的車齡也真不輕了，玻璃窗因摩擦的緣故，發出難聽的「吱吱」聲響。就在車窗降到它三分之一的高度時，突然間，伴隨著「轟隆」一聲巨響，一道湛藍的奇異電芒從黑漆的半空直擊下來，擊中琉森湖的中央。

這雷電的威力驚天動地，令到湖面在一瞬間掀起了像海嘯般的水勢，向湖畔的岸上以不少於兩米的高度湧上去。

強光和巨大的聲浪早已把甘遜夫婦震倒在地。

當他們夫婦爬起來時，只見眼前一度「水牆」罩過來。他們連滾帶爬的，不住往後狂退。

一直退到旅遊巴士的車尾處，甘遜才爬起身來。他高聲大叫：「瑪莉！」在極大的水聲當中，他依稀聽到妻子發出一陣幾乎被掩蓋淨盡的回應：

「我在這裡！救我！」

甘遜心中湧起一陣勇氣，他冒著被浪吞噬之險，折了回來，繞到車尾的另一邊，恰好看到他的妻子正扶著車身要爬起來，但隨著一陣劇烈的車身幌動，她在驚慌中又滑倒了。

接著，駭人的水勢把整輛旅遊車推得往後倒衝，發出「隆」的一聲響。

在此生死懸於一線的當兒，甘遜撲了過去，彎身將他的妻子用力從水中抱了起來。

他咬緊牙關，對抗著及腰的湖水，帶著妻子吃力地來到一株樹前。當他們僅來得及抱住這救命的樹幹時，湖水也開始退回湖中去。水退得極快，那抽扯之力叫他們吃盡苦頭。方此難以置信的異象當中，甘遜意識到死亡已臨到他們一家，他歇斯底里、放開嗓門的呼求起來：「神啊，救我們哪！」

〈待續〉